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五年九月丙午朔兵部員外郎李復圭權判吏部

流內銓復圭前坐生事責知光化軍於是御史張商英

言夏人積謀聚兵犯塞之日久矣與破金湯適相會非

復圭生事也故召用之吏部銓舊制職官注擬上下起

折不過一資而選人閤於資序注擬不行復圭奏乞通

注權入各理本資俸選集者便之復圭奏乞通注據復圭紀聞附見當考

詔以摩正弟結幹延正爲禮賓副使鎮洮河西一帶

蕃部鈐轄初秦鳳緣邊安撫司言摩正自觀淩城敗走

結幹延正舉其族二千餘人并大首領李楞占訥芝等

壬戌御宣德門觀燈顧從臣曰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爾非朕獨肆游觀也先是諫官楊旼司馬光等以去年水災乞罷上元觀燈故特宣諭之

乙亥詔太常禮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皇后廟爲祠殿歲時令宮臣以常饌致祭初諫官楊旼上言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爲災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爲萬幾之聽必有失於當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精思而矯正之於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乃言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春秋曰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理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自宗而下功德顯著自可崇廟祔之制百世不遷垂之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帝之尊示不敢瀆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十一年明堂親享遂罷之皇祐五年詔書今南郊且奉三聖並侑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降詔三聖並侑爲定制雖出孝思然其事頗違經禮又溫成皇后立廟城南四時祭奠以待制舍人攝事玉帛裸獻登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昔高宗遭變飾已思咎祖已訓以祀無豐於睚而況以嬖寵列於秩禮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復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

追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

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

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

以廣恩也而適所以瀆饗親請如禮官所議故降是詔

二月辛巳按正月自己酉朔至辛巳已三十日則此當書二月原本脫誤知蘄州屯

田員外郎張田提舉荆湖南路刑獄諫官司馬光再疏

言田傾邪險薄不可任以監司尋改知湖州初江湖

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

魚鹽爲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盜販者衆又販者皆

不逞無賴捕之急則起爲盜賊而江淮間雖衣冠士人

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

建之汀州亦與虔接鹽既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

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既畢往往數十百
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湖循梅惠廣八州之地
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殺傷吏
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
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糴鹽歲纔及百斤朝廷以爲患自
慶厯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王繇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
以給虔吉敷等卽運四百餘萬斤於南雄州而江南轉
運使初以爲非便不往取其後戶部判官周湛等八人
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皇祐五
年始詔屯田員外施元長乘驛會江西廣東轉運使司
議利害至和初元長與轉運使閻詞元絳皆請如湛等
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爲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嘉祐中

知連州曾奉先請商人販廣南鹽入虔汀州所過州縣收其算知汀州林東喬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通判眞州阮士龍請毋運嶺外鹽入虔州第歲運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萬斤至汀使民間足鹽寇盜自息虔部員外郎朱泌請令虔州增散蠶鹽錢知潮州呂琦知梅州王叔亦皆論其利害或者又請官自置捕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州或請權虔州官鹽價以平其直論者不一朝廷嘗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驛會所屬監司及知州軍通判議於是炳等合議以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可否扶及江西福建

廣東轉運使虔州官吏又請選江西漕船團爲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旣又命比部員外郎曾楷詣廣南與監司復議通廣南鹽而轉運判官陳從請卽惠循梅潮置五都倉貯鹽令虔州募鹽鋪戶入錢二州趨五倉受鹽還三州貿易所謂變私鹽爲官鹽易盜賊爲商旅朝廷難之卒用炳扶等策然歲纔增糴六十餘萬斤先是屯田員外郎蔡挺知南安軍常條奏利害至是擢挺權提點江西刑獄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納私藏兵械以給巡捕吏卒令販黃魚龍披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淮南旣團新綱漕鹽挺增爲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鑠祗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畀漕舟吏卒官復以半賈取之由

是減侵盜之弊鹽遂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額增至三百餘萬斤乃罷扶等所率糶鹽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輒先伐鼓山谷中召願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百人已上與俱行至州縣督責耆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販者稍稍畏縮朝廷以挺爲能畱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而江西鹽皆團綱運致如虔州焉挺以二月辛巳權江西憲九月丙寅落權字治平元年四月庚寅理轉運使資序二年三月丙寅改陝西運副熙甯三年七月張頴論蔡挺措置視此略不同今兩存之按宋史載二月己卯朔更江西鹽法與此不合

癸卯詔充國公主入內安州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瑋所生母楊氏歸其兄璋公主乳母韓氏出居外公主宅勾當內臣梁懷吉歸前省諸色祇應人皆散遣之瑋貌陋性樸公主常傭奴視之韓氏復相離間公主

嘗與懷吉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楊氏夜開禁門訴於
帝所言者皆咎公主懷吉等既坐責公主恚懟欲自盡
或縱火欲焚第以邀上必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爲
召之諫官楊畋司馬光龔鼎臣等皆力諫上弗聽光又
言太宗時姚坦爲充王翌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
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
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
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
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
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然公主
意終惡瑋不肯復入中閣狀若狂易欲自盡者數矣苗
賢妃與俞充儀謀使內臣王務滋管勾駙馬宅以伺瑋

過瑋素謹務滋不得其過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務滋請以卮酒了之苗俞白上上不答頃之上與皇后同坐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皇后故瑋得尙主今奈何欲爲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言是也務滋謀訖不行尋有是命

得時

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言陝西之兵廂禁軍凡

此據司馬氏記聞及奏議懷吉先配西京洒掃班在五年十月庚申其復召不

二十五萬其間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數乃過半請下諸路揀其不任征役者汰之敢占伎巧者論如法從之

學士院言臣僚上表并劄子陳請事唯宰臣親王樞密使方降手詔手書自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已下卽無體例去年三月因樞密副使陳旭請郡內批令降不允手詔當直學士胡宿論奏以手詔體重乞依故事不從竊

恐成例隳廢舊典乞自今除宰相親王樞密使有所陳

請依例或降手詔手書自餘臣僚更不降手詔手書許

從本院執奏從之

此據會要增入上以手詔召旭事見去年四月庚辰

三月辛亥

按據宋史本紀辛亥當系於詔禮部貢舉三月此本蓋有脫誤今增入

壬子充國公主降封沂國公主安州觀察使李瑋爲建

州觀察使落駙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瑋兄瑋上言瑋

愚駭不足以承天恩乞賜離絕上將許之司馬光又言

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欲以申固姻戚

常貴其家今瑋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愁殆不聊

生豈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奩中故

物思平生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戚悽愴之心乎瑋旣蒙

斥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遂并責公主待李氏恩禮

不衰且賜瑋黃金二百兩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爲主

壻也

此亦據司馬光記聞

癸丑太宗正司言右屯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乞還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告敕不許

乙卯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孫抃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抃居兩府年益耄頽惰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好事者至傳以爲口實性不便騎馬或驚雖通達必下而趨時樞密使張昇請老朝論以抃當次補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抃不才雖無顯過保身持祿實懷姦之大者乞置諸散地監察御史裏行傅堯俞亦言抃望實俱輕徒以高科久居清列薦更二府積有歲時當萬幾之繁無

一毫之助昏塞之語日以流聞傳笑士民取輕夷狄每進趨軒陛百僚具瞻勞力之臣爲之解體宜賜罷免少抑貪幸後數日輔臣朝退韓琦曾公亮獨畱抃下殿謂歐陽修曰丞相畱身何也修曰得非奏君耶抃曰抃有何事修曰韓御史言君君不知耶抃乃頓足摘耳曰殊不知也遂移疾求免上許之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趙概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右司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吳奎爲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丙辰召右正言知蔡州王陶赴諫院供職陶言臣與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同出爲郡今獨召臣與師道非是請還介等職任時師道亦自福州召爲鹽鐵副使誨抃及介皆未遷故也

丁巳詔審刑院奏補京朝官初該磨勘者自今須有舉主一員方聽改官

庚申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侍講錢象先爲右諫議大夫知蔡州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上間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因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啟迪之益號知經術畱侍經筵前後十五年時被恩禮故事講官分日迭講象先已得請補外上曰大夫行有日可獨徹所講秩於是同列罷講者十日刑部郎中天章閣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公著初召試中書將除知制誥三辭不就故有是命

辛酉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三館祕閣寫校書籍壬辰徐州言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麴凡十餘頃民皆取

食上遣內侍寶承秀往視之占曰地生麴民將飢也既而濠州亦言鍾離縣地生麴民取食之

丁亥

按三月巳有辛亥此不作凝機殿于禁中應復有丁亥必有錯悞

夏四月

按四月下脫去干支查宋史頒編敕係壬午日宰相韓琦等上所修嘉

祐編敕起慶厯四年盡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約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爲續附合帙凡五卷視慶厯敕大辟增六流減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三笞增三十有八配隸增三十六辟而下奏裁聽旨增四十五云

壬申

按宋史五月係丁未朔壬申距丁未改命起居舍

人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爲天章閣待制先是光與呂

公著並召試中書光已試而公著終辭及降知制誥光